

金

罍

子

金龜子中篇卷之二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春秋

春秋二百四十年。人物隸十六國。行事之詳。各最其

列傳

國史而湮矣。猶幸厯見於左氏傳國語。傳分年語

大史

分國諸臣之事。猶散漫不倫。讀者靡以鏡見始終。

事來

予竊病之。嘗觀宋史儒臣眉山王當字子思者著

語傳

春秋列國各臣傳云人競傳之而惜予之未及見也。然其書曰各臣蓋止錄當時諸臣善跡之較著者。至讀近世大庾梅國劉先生所為春秋列傳體。則太史事采語傳而分繫其人。善惡畢紀可鑒可師。舉於是在烏乎亦略備矣。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故孔臧與弟安國書曰。今學者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此史齊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為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儒生篤信泥古。誤書闕文而不

知類若此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謬夫其自敘外傳

記之幸意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

以庚則袁康又曰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

與之同名則吳平也由此觀之則造端類事蓋本

袁康而屬文定辭乃吳平耳兩人疑皆後漢時人

王克嘗稱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爲能知之囊

橐文雅之英雄且曰君高之越紐錄則越絕當作

越紐平字乃伯高然字書吳本從口從兵音仄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

非從天。三國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本吳人捷給。鑿空以自尊大之辭。而此亦以天承口爲吳。類苑謂古文自變。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舛。則漢世蓋已然也。太伯疑卽康字。

易豚  
魚  
考

易中孚彖曰豚魚吉。按豚魚卽是河豚。此物雖以河名。寔多生江海。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應期而來。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中孚之彖曰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若豚魚則吉耳。世解遂以爲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

豚魚至無知者尚能及之則其信可知故吉則遠其本矣物之無知獨豚魚耶且於中孚奚取焉是說予得之爾雅翼易旣濟之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楊雄趙克國圖畫頌范曄漢書西羌傳皆謂鬼方爲西戎曄又引殷頌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以爲證通典主之然它無攷焉且於易爻亦無取吳幼清曰三離之終南方之窮國也荆楚居南而好鬼故名之然它書亦未見有以楚爲鬼方者且三爲離終豈

當迴戈自伐耶。近熊過作象旨決錄引于寶曰。鬼方。北方國也。離爲兵戈。故稱伐三與上應。上爲坎。終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又引張說赴朔方軍詩。遠靖鬼方人。其說當是。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口薰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亦其證也。堯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幽都鬼方。義亦相近。

記有雜引易文與今易異者。祭統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註不及疏云。此易繫辭文也。今十篇無之。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今本

變化  
二字

坊記  
鄉道  
而行  
中道  
而廢

無凶。乃曰則利有攸往。注疏皆不及緇衣引恒其  
德。值婦人吉。夫子凶。注值問也。問正爲值。而今本  
作貞。

變則化。正義云。初漸之謂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  
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也。月令鳩化爲鷹。是  
爲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解與中庸遵道而行。半途  
而廢同義。如此則下文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  
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已。都不合。愚意此中



辭典  
中庸  
義同

蒲人  
要盟  
程子  
遺書  
內有  
兩段  
議論  
不同

字音衆。中道與中庸從容中道之中道同。道謂仁也。中道所謂中心安仁也。言求仁者必至是而後已。猶射者之期於中的而止耳。

蒲人要盟事。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一云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適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出呂與叔東見錄。一云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蓋要盟而可用。則

賣國欺君亦可要矣。出游定夫錄當以游錄爲正。王荊公答龔深父書亦云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制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微也。與游錄一段合。

**九夷**

子欲居九夷。按說文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羗从羊。惟東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亦在焉。予謂孔子欲居之意或以斯與。其謂君子居

之正指九夷君子之國。與中庸答子路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誼同。而今解謂孔子將以君子之道化其俗。若然則忠信薦敬。蠻貊可行。亦何獨九夷居哉。班固亦稱自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義理。田蠶織作。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得其旨矣。

作者  
七人

論語作者七人矣。不著姓名。陶靖節聖賢羣輔錄謂

儀封人荷簣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條丈人  
皆見於論語。與孔子同時。而燕泉何先生注又云。  
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卽論  
語後篇所謂逸民者。按逸民與孔子不同時。而孔  
子之嘆。是有傷世之感焉。似不若陶錄之得張子  
正蒙。則又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創制興王  
之道。非有述於人者。然此皆無可攷矣。

夷居  
夷侯  
殷受夷居。原壤夷侯。蹲踞夷俗乎。齊顧歡曰。寧跽磬  
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淫之肅。又曰。夷俗長跪。

法與華異。翹左岐右。全是踣踞。故周公禁之於前。孔子戒之於後。是也。

齊必變食  
考

齊必變食。孔氏注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氏曰。易常處而邢氏疏。又以食不厭精。至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爲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齋者。孔子所慎。齋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因病。則失敬慎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皆然。是則孔子之齋。有膾有割。有脯有魚。有肉有酒。膾擇其精。割必得正。脯不用市。魚禁餒。肉忌敗。酒不取一宿。飲

四

不至亂。皆孔子之所爲。懣齋也。非他所爲。不飲酒。不如葷。而以爲齋也。致堂胡氏論梁武之齋。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如葷之齋。非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思。明潔其體。以與神明交。不聞不飲酒。不如葷也。然則不飲酒。不如葷。而以爲孔子之齋也者。朱子之注。毋亦陷於近世二氏沿習之陋。而不之察矣乎。按葷有五。道家謂韭蒜芸薑胡荽薤。佛家謂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茗。

葱五者熟之則發媿生噉增恚故皆忌而勿食然  
儒者無是也記凡膳於君有葷桃菊皆造於膳宰  
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薰葷不祥者敬心  
也是則薰烈之物古人且羞於王公獨不可薦諸  
鬼神乎自有不如葷之說道家崇事玄武玄武七  
宿。虛危形似龜蛇因忌龜蛇又因龜忌鱉因蛇忌  
蟬而佛家又併牲血之類而盡去之於是有斷屠  
放生素食長齋至於初織官文錦不得用鳥獸之  
形宗廟犧牲代以蔬麩而庖犧氏始爲天下一時

有神  
當云  
神在  
何煩  
如字

之聖人。迄爲地下萬世之罪人矣。

北史齊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早慧。年八歲。謂博

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

也。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也。浚可謂明悟矣。記有之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

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然

則講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者。聖人正以此誤教

耳。

至於犬馬

云云

包注謂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雖能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九



犬馬  
譬人

子之

養其

親者

非指

言親

坐客

百談

孔子

無兄

者

養於人。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人子養其親而不能加敬。則與犬馬何以別乎。犬馬譬人子之養其親者。非指言親也。似得之。唐馬周上疏言臣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卽同此義。

宋劉恕道原。幼時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道原曰。有論語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謂的証。蚤悟矣。孝經正義亦謂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按家語孔子父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良於行。叔梁紇曰。猶無子也。乃謀於顏氏之九女。

徵生  
高

顏淵  
伯魚  
之死

而得徵在。王仲尼則仲尼固有兄字孟非伯也。白虎通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邢氏乃獨以意言之，故不同耳。又按孔子弟子傳有孔子兄子名忠在七十二人之列。

論語徵生高。戰國策曰：尾生高，蓋一人也。

顏淵伯魚之死。按論語其先後曉甚，而家語所記歲月，乃子淵死，伯魚曾未有恙。司馬貞注史記，遂以論語爲設事之詞。夫詞固有設事而後見，然亦何至逆人之死，況慈父而以施之其子哉。以孔子取

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

與且不能一言自白於羣弟必指愛子以自明誠  
斷斷孔門師弟間矣

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始學名聞天下攷家語弟子  
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乃及聞夫子一貫之授  
卽在夫子童蒙年亦二十有七歲耳使七十始學  
安得登孔子之堂況溥道先七十二子者哉繆也  
宋景文筆記云曾子年七十女學始熟乃能著書  
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  
洽也亦非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矣豈待七十乎

時有  
兩子  
羔則  
可

一貫之唯博極而約。乃謂晚始該洽何哉。曾子未嘗著書。莫粹於大學。乃門人述曾子意而爲之。非手筆也。世所傳曾子淺駁。蓋贗書耳。謂曾子年七十著書。而所著乃僅止如是。亦曷足以爲曾子哉。孔子稱柴也愚。家語亦謂子羔爲人篤學而有法。其逃蒯瞶之難。追者幾及之。猶不徑不實。其愚如此。注班固幽通賦。乃云蒯瞶亂。子羔滅眉髡鬚衣婦人衣。逃得出。時有兩子羔可也。

周平園序農器譜。謂論語犁牛之子騂且角。蓋犁田

豈以  
牛耕  
或未  
見於  
春秋

史魚  
祝鮀  
較然  
兩人

金鑿子中篇卷之三十三  
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  
駢且角此說殊穩愜而注疏不取豈以牛耕未或  
見於春秋然冉耕乃字伯牛司馬牛名犁見於孔  
子弟子名字間矣山海經曰后稷孫叔均作犁耕  
大庾劉公節編春秋列傳衛史鮀字子魚亦曰祝鮀  
余按記王前巫後史太史公稱文史星曆近乎卜  
祝之間周史祝同一官然史魚之直祝鮀之佞孔  
子定論較然兩人祝鮀亦字子魚蓋偶同耳  
廐焚孔子之家廐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

禮記  
孔子  
之家

升車  
正立

逸民

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以斯知之  
蓋使當時若焚魯廐則路馬國馬亦自須問

升車必正立者古人惟安車乃坐婦人不立乘餘皆  
立乘故遇有敬事則俛首偃躬以手憑於車前之  
衡木以致敬謂之式若後世之坐乘則手加於軾  
卽如隱几相似謂之傲惰而非所以爲敬矣古今  
異宜此亦其一也

逸民虞仲次夷齊之後知其非仲雍也且仲雍實君  
吳何逸民之有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蓋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少連伯夷

孔子於記稱少連大連。先少連於論語。獨稱少連。孔子稱伯夷叔齊。孟子則單舉伯夷尚賢也。

蕭牆

或問蕭牆。朱子曰。據舊說。諸侯至屏內。當有蕭然之意。爾雅翼則曰。周人燂蕭。使臭陽達於牆屋。故曰蕭牆。愚按爾雅蕭狄蒿也。意古者儉朴。雖諸侯內屏。皆用土築。以蕭覆之。故曰蕭牆。猶茅茨土階耳。後世雖有尚文趨奢。或用雕牆。猶存斯名。義無頓

改

執鞭

執鞭之士。正義曰。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撻。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趨而辟行人。蓋下士也。

三歸

三歸。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妾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國策亦曰。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三讓

禮凡賓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而許曰終辭。論語三讓當作終辭。朱子訓爲固。孫誤。



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者。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予謂顏注當矣。然沽酒不食。酒自言食。何詞費乎。

孟子  
謹簡  
而意  
具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語簡而意具矣。賈子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傳白騰黑。掄流波。雜芷若。籠蒙視冶。田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憚。忤癢心。而巔一視之。淮南子

修務篇云。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常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珮。玉環揄步。雜芷若。蒙籠自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竒牙。出齶。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子華子天道篇云。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褐。則向之走者。

留行矣。皆不能出孟子。而詞已費。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妄意當只是

美好男子。少年情實初豁。慕止此也。然不敢以為

安。偶讀新安文獻志。程大昌謂徧思經傳。絕無有

以艾為美好之文。或云女字訛耳。然孟子書不經

焚毀。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

見。少讀如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即懲艾之艾音

刈。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

云。妄便以程說為長。且謂即如其旨。艾字不妨

仍讀如字。艾衰意也。記五十始衰曰艾是也。既而  
以朱注云。義同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因攷楚詞  
九歌大司命章。竦長劍兮擁幼艾。彼艾自指衰老。  
幼艾猶云倪毫。與此不同。戰國趙策。建信君以色  
貴幸於趙魏。牟過趙。因言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  
中。以爲冠。乃以與工。爲天下而不以予工。乃予幼  
艾。卽指建信。則始知艾果爲美好男子之一証。又  
春秋晉獻公內嬖驪姬。外嬖二五。而比以搆其太  
子申生。故國語狐突云。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

子殆。以艾與內對。因知其不得兼女色。宋公子朝  
男子之美者也。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相與淫。既  
嫁而復與私會于洮。故野人之歌之曰。既定爾婁  
豬。盍歸吾艾。猥婁豬求子豬。譏南子耳。猥牡豬。謂  
子朝。而艾云者。以寓子朝之有美色。蓋自是春秋  
戰國間有此語。雖不見於經。而錯見於傳。而何謂  
無哉。

鄙  
美其人曰都。惡其人曰鄙。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  
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美為都也。

手版

孔子先簿正祭器。簿按韻會云籍也。笏也。左傳黼黻  
珽注。今吏持簿。徐廣云手版也。周禮司書注疏。古  
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之。後代用簿。簿  
今手版。

郵

道郵。許謙曰。字書。馬通曰。置步。逝曰郵。丘公濟曰。置  
卽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卽漢時之郵亭。今  
之舖舍也。

孟仲子

詩正義云。孟仲子。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  
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孫共事子思。

後學於孟軻著詩論詩

告子  
非名  
不害

告子。鄭注謂名不害。豈以七篇有浩生不害。以浩爲

告耶

言子  
勝

告子之不動心以強制其於氣也。以助長。孟子斥之。今按墨子書。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名。與孟子所稱非二人。

世人  
言謚  
曰聃

陳氏曰。世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予按老子姓李名耳。聃豈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其字與。又老子耳七寸而參扁蓋名與字所由起。荀子正論篇。捶筮臄腳。楊倞注。臄膝骨也。腳古脚字。臄脚則剔其膝骨也。鄒陽云。司馬喜臄脚。于宋卒相中山。予按孫臄嘗以談兵見忌龐涓。剔足于魏。臄之稱其亦以斯與。司馬遷亦云。孫子臄脚。然則孫子固應別有名。臄不得爲名也。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糞下本無車字。而朱子語類云。却走馬以糞車。或以爲疑。按張平子東都賦亦云。却走馬於糞車。何



郊天  
下有  
道却  
走馬  
以糞

惜驥。曩與飛兔。蓋朱子用此語也。老子兩言本皆合用一車字。第不言耳。古者兵不用騎。戎馬生於郊。馬駕兵車也。却走馬以糞。馬駕農車也。

左契  
右契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魏策。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楚之王。古者交易爲一契。中分之。左契

藏以待合。右持以責取。故言不責曰左。責者曰右。

春秋魯柳下惠遠行歸。遇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

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

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爲亂。又魯人有獨處室者。鄰

仁而  
有禮  
若叔  
子燕  
之

之嫠婦亦獨處一室。暮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內。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內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戰國顏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焚燎以繼。至明不二志。三子之所遇一也。其所以處之異也。君子曰。夫處詬忍汙以恤。

人之急。其柳下惠乎。別嫌明微。以旌已之節。其魯男子乎。夫惟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矣。

後門考

荀子。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表。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注爲後門。君子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之。救惡與之同。言安於貧賤。甚無謂。按此卽家語魯之婺婦。所謂媼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蓋相發也。不逮門。故日後門。呂覽亦曰。戎夷違齊。如天大寒。而後門。與子弟宿於郭門外。是也。近何燕泉又解後門爲當時門名。皆不察而失之。

鉅子  
墨之  
精於  
其道  
者之  
稱

呂覽去思篇墨者有鉅子腹醇居秦高誘注鉅姓之  
通稱腹醇字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  
君注又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皆之言鉅子  
曰鉅子腹醇則爲一人曰鉅子孟勝則爲二人何  
耶然鉅子孟勝下文止稱孟勝其非二人學也考  
莊周天下篇墨者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  
得爲其後世劉向注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巨  
子若儒家之碩儒然則鉅子墨子之精於其道者  
之稱腹醇孟勝其人也高注妄

荀卿  
非墨  
氏之  
陋

荀卿非墨氏之薄葬是也。然墨之言曰：大古薄葬，故不相也。亂今厚葬，飾棺故相，則不可易。如荀子焉，得聖王在上，以富人變盜媿俗，而後死，諸而厚葬焉。且聖王在上，禮教興行，法度修明，何厚葬也。必言珠玉滿體，文繡克棺，黃金克槨，加之卅砑，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而葬而莫之相，則愚甚矣。李斯相秦，驪山之葬，始皇役工作七十萬人，積年而始成。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而不窮。虐天下，實地下，師之說惑之。

秋謂  
荀子  
以善

黃氏曰。抄謂荀子以善爲僞。蓋以僞者人爲之。非詐僞之謂。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媼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荀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善爲詐僞之僞也哉。愚按荀子正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性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則知謂僞爲人爲。允符斯指。

魏錄  
子考

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月饑毋  
一旬餓餓甚於饑也荀子云仁義禮善之於人也  
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  
者貧至於無有者窮窮甚於貧也

金蠶子中箱卷之二十三

金壘子中篇卷之二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苜者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四

前後  
母兄  
弟相  
爭為  
死

列女傳齊宣王時有人鬪死道者被一劍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然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者人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



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宜。王美其義。皆赦之。南史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鄰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服。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之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曰。悌應死。奈何累諸兄。悌亦引分。請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譏梁武帝以爲孝。義特旨降免。元秦母柴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

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鞠  
養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  
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  
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也。次子曰  
我之罪可加於兒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  
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其行。歎曰  
妻善。多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  
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復  
其家。兄弟爭死。昉諸衛壽。倂然禍乃由母。至漢孔

氏褒融併其母賢然同母也若以前後母兄弟爭相爲死而母亦不以私愛庇其所生則此數端乎見之

齊攻魯至郊見野婦携兄子抱已子以逃及軍至乃

棄抱者抱携者問之曰子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

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軍感之而回魯君聞之

賜束帛號爲義姑君子曰魯婦誠義姑也使齊之

三軍樂罷而悅於義也摧鋒却敵賢於十萬師矣

雖然愛其子亦非私也婦爲義姑得弗忝爲慈母

言義  
姑得  
亦  
慈

乎婦處此良難矣。意者以婦之仁且知憂國之不可而欲俱存之。倉卒之際故爲起義以救國乎。人乎。不然亦豈無介然於其子也。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楚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杞崩乃杞

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道。梁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

考

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卽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旣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旣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卽齊之長城瀕河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

今遼東前屯衛中前所芝謀灣有石人立海濱若  
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  
者哭夫死因塋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  
失其本真者也

青井  
何說  
死

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  
子曰追視梁下類有人青井視梁下豫讓却寢佯  
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井曰少而  
與子友子曰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  
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

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見呂覽

豫讓者。青井

之愛友而趙氏之賊臣也。爲井者奉君命執君賊已伏其辜。則請於君而以友道殞焉。其可也。井何以死也。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織組而異善何罪乎。起欲以妻立信。而托之組。

吳起  
立信  
行令

也。苟以爲信，則黜無罪之妻而可耳。妻猶可以無罪黜，而況將有疏於此者乎？況其果有罪者乎？爲魏武侯西河守將伐秦而徵兵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夫徙轅與菽，何功乎？起將示信於民，而假之車轅與石菽也。苟以爲信，則賞無功之民而可耳。民猶可以無功。



賞而況將有暱於此者乎。況固將有功者乎。

燕樂毅伐齊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

下而撫民。則難慮也。李斯說秦王曰。今急而不急

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晉羊祜勸武帝伐吳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

戰而克。若皓歿。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

可窺也。北史周宇文忻勸武帝伐齊曰。若使齊人

更立令主。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王者之志。安人

而已。彼一方得令主。寓之司牧。將干戈不揚。普天

高  
袒其  
言王  
若

左氏以無我之城擬之無喪之感

同慶不善乎。而三臣區區方利人之虐。欲遂以爲  
資。誅其君。不以吊民爲心。人之歸是師也。則謂之  
何善乎。隋高祖之伐陳。投梯於江。順流而下。曰若  
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高祖雖慕得國力得天下。  
然其言王者也。

左氏以無我之城。擬之無喪之感。非然也。嘗見呂覽  
齊卽墨之大夫。欲城卽墨。卽墨之人曰。不城固亦  
卽墨也。大夫曰。不然。不城而無變。因吾卽墨也。城  
而有變。始吾卽墨也。卒城之。及燕之難。齊七十餘

城俱下而卽墨以有城得不亡因與莒併而復齊  
君子以是嘉卽墨大夫之功蓋直隸崑山陽邑也  
故亦無城嘉靖間邑人顧耒齋閣老始主議城之  
而鄉以爲煩已也怨及倭患作癸丑甲寅倭兩至  
城下而迄無事余虞亦四望郊墟也已亥邑大夫  
莆田鄭君芸始因蕪址城之崇不踰五尺昨倭寇  
抵城下者九十三人而非是則邑幾無炊火矣功  
著而怨始消恃陋而偷安固不可哉

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劫

一術  
用之  
而輒  
勝

後漢楊璇以火馬散獵賊。晉江適以火鷄破姚襄。  
宋趙適以火獵攻上漏一術數用之。而輒勝如此。  
春秋吳伐楚。五戰及郢。王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  
吳師。田單火牛。見史記。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有  
猾賊攻郡縣。璇制爲車數十乘。裹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轉設弓弩。馬車居前。順  
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燃馬尾。馬驚奔突。  
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亡數百。姚襄去。啟  
治營十里。以逼浩。浩令適擊之。適進兵至。營謂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整備甚固。難與校力。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係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賊營。火發。因其亂。隨擊之。襄遂大破。宋史晏州夷首卜漏反。以邇爲瀘南。招討使會漏。據輪縛大園。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阮阱。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得進。聞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立。峭絕。賊無守備。適以囊取。命友直祐恭俱下。而身當賊衝。

番車迭攻賊不得休息友直所部多忌黥土下習  
山險而山多生篠適遣土丁伐去密家緣崩石椽  
藤葛而上捕得篠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燭縛  
於篠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絕梯引  
下人人卸校繫篠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祐恭與  
其衆悉登擁刀斧穿箐及入賊柵出火燃炬篠熟  
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篠窠共上火輒發賊呼號奔  
撲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遙望見火麾軍  
躡雲梯攻其前賊避火墮崖死者不可計卜漏亦

古法  
不可一  
所

田單用火牛戰卒敗騎劫亦偶一用之幸耳按宋王則亂蜀文彥博攻之爲地冗通城中選壯士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然則當單時緣騎劫駑下非駕馭材軍無紀律故一閔而潰使知有鎗可中牛鼻則火牛反爲燕用必矣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則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衆遂殲焉

秦伐韓圍閼與王召庶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

險狹難救又召魏奢奢對曰其道險狹難救而秦  
閼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而奢大破秦  
軍遂解閼與之圍良將藜藜料勝其所見必大同  
而是後也頗與奢異議而奢成功何頗夙將非百  
克不行師蓋知教養由基射之法與奢新進崛起  
非冒險出奇以自見所由異耶

趙乘  
三冊  
知時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  
不謂善也及長平之後趙且使括代庶頗將而其

卷之二十一



毋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趙乃卒將括而括敗死國幾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宿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材克宏請效死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後克宏嘗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廼二母不特知子抑知將也

臣見  
君呼  
瑯琊漫抄謂臣見君呼萬歲按優旃傳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非始

於漢武之登嵩山也。但無山呼字耳。予因記通鑑  
宋潛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  
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  
於國也。無敢不呼者。則萬歲之呼。又不特始於秦  
矣。觀詩人之咏歌。稱願其君。不曰萬年。則曰萬壽。  
亦萬歲之別也。蓋皆臣子祝君無已之至情。恐自  
有君臣。卽宜有之。非特秦漢間事。特後世以爲彌  
文耳。

邯鄲姬旣獻入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

人心

欲趨

亡秦

故駕

其詞

忠正

之臣

有名

湮滅

指國

史而

虛託

於它

傳

信

也何緣審是陽翟賈人兒耶譙周謂人爲之則恐  
無此造化固有姪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爲之也  
人心欲趨亡秦謂先於六國故駕其辭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託於它書者  
西漢京房傳京弟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  
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趨之世言趙高威行秦廷羣臣傳會至蒲可脯  
鹿可馬也乃猶有正先乎使正先脂膏自全不復  
非刺高卽已不失富貴延數寒暑可耳乃能使高

感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類。平  
言猶傳矣。

記或素或青。夏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二世時。

今世  
但知  
指鹿  
事

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  
語猶存也。按後漢崔琦斥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易形乎。取此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  
薄爲脯。二世不覺。按晉潘安仁思征賦云。野蒲變  
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唐蘇安恒劾張易之亦曰  
指馬獻蒲。取此。今世但知指鹿事耳。

藝文類聚蒲

下引史記曰趙高將爲亂先試驗獻蒲以爲脯或  
二世有言蒲者諫之今太史公記無此文

操懿  
而晏  
有

秦趙高既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  
從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忽微  
陷梁侯景受禪升御床床脚自陷奸以窺神器者  
固不可與及操懿莽温而晏若固有者又何也

沈約  
何以  
獨綱  
羅得  
失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  
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  
后游於洛池有玉鷄含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

昭靈取而吞之。又寢於大宅。云。見沈約宋書按  
司馬遷漢人也。去高帝世不遠。史記紀帝家世但  
云高祖父太公母媪。謚昭靈后。而莫得詳其氏名。  
其紀帝始生之異。止有大澤陂一事。而後人尤切  
疑之。約宋齊間人。去高帝不啻五六百年。不知何  
以獨網羅放失。聞所不聞。撰次若此之備。良妄誣  
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按史記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則皇媪者高祖母也。本

亦足  
以發  
明高  
祖之  
少恩

紀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計。從間道出襲三秦。因  
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不得前。項羽紀漢王遁去。欲過沛收家室。  
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  
漢王。反遇楚軍。項羽遂常置軍中。蓋史凡兩稱太  
公呂后。而未嘗一及媪。及高祖既卽帝位之二年。  
始用家令言。尊太公爲太上皇。而亦不及媪。蓋先  
是媪已歿久矣。何緣寘在楚。而來歸耶。惟本紀於  
睢水之戰云。楚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

中以爲質。鴻溝之約云。項王乃歸漢王父母妻子。  
項羽純又云。乃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蓋成詞也。  
言父而及母。猶言妻而及子耳。且睢水之敗。史明  
言孝惠魯元。以夏侯嬰收載。卒得脫。而言妻子何  
耶。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於黃鄉。  
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  
自灑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詔曰。昭靈夫人。漢  
儀注云。高帝兵起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  
是驗高祖之母。歿於兵興之初也。由此觀之。則士



衡之說亦可謂不考矣。然高祖自起兵來，未嘗一  
迎致其父母妻子。及是已入關封王，南面稱孤者  
二年。間復濶如，縞素二軍，連天下諸侯而東擊楚  
之殺義帝者。太公呂氏及二子在敵也，非推刃之  
道乎。孰無父而有君者。曾元孝惠幸得脫，乃必欲  
棄之。至欲斬夏侯嬰者十數，斯又何也。天下大定  
已卽皇帝位，妻曰皇后，子曰皇太子，太公偃樓而  
稱人臣，非得家令言固不皇也。乃迄昭靈猶故夫  
人耳。雖庶事草創，此係何禮樂而勿之。違哉固不

待異時分羹之言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息矣  
高祖王漢之五年始誅項籍平天下乃卽位於汜水  
之陽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過曰昭靈夫  
人而太公亦仍厥稱六年始善家公言尊太公曰  
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昭靈  
號謚不稱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云嗚呼帝有天  
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遺事之母幾  
於忘本矣雉以牝司晨而此一事也乃足以禪高  
祖之闕寔弘多焉

世傳陳平之無行也。攷平世家。平少年時家貧好讀書。獨與兄伯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戶牖富人張負。以其女孫妻之。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汝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本末如此。似不應有盜嫂事。昔直不疑以美狀貌而見毀於人。然不疑乃無兄。平不幸有兄。故謫流於後耶。

陳平傳絳灌或讒平賈誼傳絳灌之屬盡害之注皆云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何二人好讒害人耶嬰二論勃重厚長者爲此何也或曰憎平之少行惡誼之多材斯所以爲長者

鐵崖  
之輪  
有所

古源日錄曰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計之曰韓彭立功之時後爲子房一呼而卽空輿或前後不倫也鐵崖曰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賈者也漢祖驚見以爲真而太子之羽翼遂成漢廷諸人罔有覺者耳斯言其或然與王原吉有詩曰萬古乾

坤一局祺。五文雲采九莖芝。高皇自墮留侯計。肯下山來進諫辭。觀此則知鐵崖之論有所自云。

宋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

張子房北

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

連。按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爲然。

應耀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

曰。商山四皓不如進南一老。此者之賢必有過於

人者。太史公退處亡故。皆忽不書。可惜也。又以徵

四皓出處已不滿於當世矣。程伊川先生又謂召

大史

公謂

周勃

劉

錐伊

周何

也

文人

以筆

墨滑

特

平高於四皓。今史記歷以事一見其姓名。不爲立傳。

太史公贊蕭何之勲。爛焉與閔天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錐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云謂珉爲玉。旣不知玉。亦不知珉。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漁父詞屈原譏。蓋設詞以抒志。而史記敘以爲實。又如滑稽傳。孫叔敖死。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

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此事理所有也。却乃云欲以爲相。不知莊王果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相孫叔敖耶。直以優孟像孫叔敖。欲相優孟也。味其詞。始出於文人以筆墨滑稽。而太史公傳之。信史過矣。東方朔答客難。褚少孫亦作實事。晉之目者傳。少孫以司馬季主補亡。其詞亦疑是當時人一篇文字。蓋矯言推高卜筮之術。寓貶刺於士大夫。至乃云家生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則害理何教矣。要是士之不得志者。見世之顯化類。虛罔不

忠徒用以徵譽樹威賈寵獵利故發憤云云非實

事也賈誼宋忠亦豈徒受人訕侮者且季主誠賢固嚴君平之流何可以日者目之

褚少孫

褚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以附益太史公之三章如

滑稽

舍人及淳于髡偽飛鵠造詐楚王當是也東方生

之語

時有詛啗而不忘箴儆殆所謂主文而譎諫者非

六章

耶若東郭先生之說衛將軍則辨士游說之常談

王先生之教北海太守則所謂長者之語也至西

門豹雖少孫亦固以爲賢大夫矣而併傳之滑稽



何爲者耶

古者婦人無爵。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呂氏封高祖丘嫂陰安侯封蕭何夫人亦爲鄼侯。又封女弟須臾噲婦臨光侯。此皆后目欲爲帝。與高祖並立之漸也。婦人無謚。從夫之謚。而公主以元年夏四月薨。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六年夏四月。宣平侯張敖卒。賜謚曰魯元王。是以夫從婦謚。祥羊之墳。牝鷄之晨。顛常拂經。后以漸移天下耳目耶。

魯元

公主

女為

孝惠

帝后

尚論

人主

於三

代之

魯元太后以魯元公主女張氏為孝惠帝后是母舅下  
昏女甥於禮為淫於法為姦矣孝昭帝后上官氏  
上官安女霍光外女孫也孝宣皇后霍氏光女昭  
於宣為祖行甥女為祖姑諸母為孫婦宮闈間時  
節上壽何以為儀乎雖為天子家獨可棄禮亂倫  
也此呂氏女婦人見欲家富貴不出外專隆重女  
家霍光妻又必欲竒貴其女廼爾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帝為賢其去  
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延壽甘心於

下必  
以漢  
文帝  
為資

王杯之文至為敗元何哉然亡幾垣平以詐誅至  
於憑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帝  
固已深達乎生死晝夜之理矣武帝之英明何可  
及也然聽齊人公孫卿言黃帝事輒嘆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貪主以固  
其位焉耳夫貪生則惡死何所不至故其末年乃  
以巫蠱之事致衛后戾太子皆自殺蓋彼既以為  
去之直如脫屣曾毋纖介焉故也

申屠嘉檄鄧通於帝前責其戲殿上大不敬促更

烈臣之大

之。以外朝宰相。而君側是問。可謂敢以行法不阿。而守正也。矯哉有古大臣之烈。亦文帝慈惠以成斯美焉。及相景帝時。內使晁錯方貴幸用事。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乃太上皇廟墼。垣嘉聞之。欲因此奏誅錯。錯聞。乃夜入自歸於上。詰旦丞相奏其事。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悔爲錯賣也。罷朝。至舍。嘔血死。而錯以此愈貴幸。嗟夫。爲天子而躬擁一匹夫。乃自以爲淵藪。至捐一大臣。墮朝廷之

金華二... 卷之二十四

法棄宗廟之敬而勿卹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  
榮以侵壞垣為宮乃召詣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  
夫此一事也以天子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  
匹夫又何哉

先儒以為未善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陋哉馬上之舊規乎  
古者崇德象賢豈掄功於鞍馬之間哉如此則制  
禮樂致太平者且不得俾侯於東位豕宰正百官  
也自文景世守不易故相沿命相者率材官蹶張  
販繒戲車之屬武帝始稍變而用公孫弘以儒者

董仲

舒曰

儉非

聖人

之中

公

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先儒以爲變之未善也。然自文景以前。相皆以武功登用。維時周亞夫申屠嘉。乃蹕然皆剛勁不屈護大臣之節。皎屬於漢庭。武帝始以文學爰立。而裒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無情之齊人也。由此觀之。相非其人。亦何擇於文武之際哉。

或問春秋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其著論嚴矣。漢董仲舒公孫弘。皆儒者。而所以告其君。一則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此

孫弘  
曰  
病  
不  
大

金剛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五

何以也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  
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皆稱量於奢儉之間  
與而寧之云耳固未嘗遽以儉爲當然也謂儉非  
聖人之中制董子言之未失也然而於規微君心  
固已濶焉弘之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是惟恐其  
不奢而甚之也夫萬戶千門者豈以爲不足乎帝  
好大也而弘從吏之斯束燼燿膏而赴火也曲學  
阿世斯其證矣

家語齊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

財子貢以問於孔子孔子曰齊君爲國奢乎臺榭

公孫  
弘  
脫  
粟  
布

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百  
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因其事也。孔子因景  
公之奢而節之。以儉也。然則因武帝者。宜何如哉。  
史著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奉祿。給故人賓客。  
家無所餘。然西京雜記。弘爲丞相。故人高賀往從  
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  
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殺。豈可  
以示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



謂石  
慶澣  
衣周  
仁為  
垢汗

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者。固亦未必優贍已。雖出於  
伎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為三公俸祿甚厚  
然為布被。此詐也。則固深挾其隱微矣。

班孟堅謂石慶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予以  
為禮人子在父母所。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洗。固職也。何譏之有。若周仁為郎中近幸。至  
入天子臥內。於後宮秘戲。無不與。固天子所褻弄  
猥用之臣。徒齷齪修謹。卒無所讚。毀人以自固其  
位。又何問溺袴乎。

公主  
其奴  
其姑  
其婢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儒以縣吏給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皆見本傳。及霍光傳。按陽信長公主既寡。擇對於武帝前時青立功封侯位大將軍。貴寵無二。帝擬尚之。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卒也。不可已。而徧擇羣臣中。無大將軍踰者。卒嫁之。觀此。是公主不惟夫事其奴。且復姑其婢也。淫猥亡耻如此。

如作  
信者  
敬  
之罪

漢武帝既通西域烏孫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  
於是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王  
昆莫以爲右夫人。而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  
愁思歸。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  
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仍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  
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後公主死。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且死。以國與季  
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  
其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曰大樂。而翁歸靡死。岑

文人  
議論  
鮮徵  
於事  
實

娶之子。胡婦所生者曰泥屏。立爲昆彌。號狂玉。復  
尚楚主。生一男。鴟靡。及狂王被殺。而元貴靡。鴟靡  
繼死。公主上書乞歸老於漢。此兩主者。出歸異域。  
一爲人祖母。而復爲其孫妻。且其祖父故在。曾不  
報其聚麀也。一旣以兄嫂妻叔。叔夫死。復歸妻其  
子。人道絕矣。然皆高皇帝子孫也。忍貽之乎。始作  
俑者。妻敬之罪。於是乎滔天矣。

文人之詞。固有徒嫻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滌  
城謂漢昭之享國不永。霍子孟之過也。謂成王之

壽考則歸美於周公無逸之訓誠然至論蓋本春秋傳秦醫和以晉平公之疾責趙孟爲良臣將死而推類及此今考漢書孝昭上官皇后傳后霍光外孫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禱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年二十后年才十四五則帝一生於後宮之事蓋稀濶矣昭帝之母嗣霍光之罪也昭帝之不永年非霍光之過也

漢三  
末三  
事乃  
顯相

漢戾太子死。有夏陽人。姓成。各方。遂居湖。以下筮。爲業。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下。謂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利其言。幾得富貴。卽詐自稱衛太子。詣闕。廷尉逮驗。鄉里知識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妄。不道。署斬東市。唐德宗生母沈氏。天寶亂。長安陷。遂失所在。及德宗卽位。乃具冊。皇太后尊號。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宮禁事。而狀貌差似后。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女亦嘗削瓜。傷指。是時宮中無真識后者。馳聞。帝喜甚。具

駕迎還上陽宮。羣臣稱賀。高力士子具言其情。始知非是。詔仍貸之。宋靖康之亂。帝姬柔福陷虜中。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柔福自虜潛歸。遣老宮人視之。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

已立  
后刑  
人家  
此語  
安可  
復出

告以宮中事。教之爲詐。遂伏誅。此漢唐宋三事。迺  
適相類。鶴林玉露。偶遺唐事。然德宗之不殺僞妄。  
與以求真。志猶可哀也已。

宣帝爲曾孫民間。嘗娶暴室許普夫女。及爲天子。公  
卿議更立后。皆心疑大將軍少女。宣帝詔求微時  
故劍。大臣乃白立許氏。許后旣立。霍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平君。刑人之不  
可封爵固也。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哉。攷  
史昭帝外祖趙嘗坐法官刑。爲中黃門死。及昭帝



立毋鈞弋徒仔。追尊爲皇太后。亦追尊外祖趙父  
爲順成侯。此光輔政昭帝時事。何獨斷斷許廣漢。  
豈光心有不平許后之憾。於是而洩者耶。它日女  
醫入弑。雖事由顯寔。光醞成之隱而不計。使良史  
執簡。固無辭趙盾弑君之書矣。況大行亡何而成。  
君輒復衣補入宮乎。謂光不與知。誰信諸。

疏廣受以父子並傳太子。殊遇也。厚責也。太子年十  
二。僅通孝經論語。未可謂成功。二千石仕宦。不可  
謂名立。胡然而相携去乎。攷史平息侯許伯。太子

外王父嘗以太子少。自上使弟中郎將薨。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上善其言而止。謀之不行。必有宿嫌於許氏矣。且許氏東宮外屬。重親。廣爲之傳。計異日必有所裁格。引大義以制其私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霽威許氏。丞相弱翁猶不辱爲門下。何有廢父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不者。時殊代更。政由外氏。太子之孺。慎其能保師傳舊恩乎。蕭太傅事可

暗已與其留無益於太子而多殺師傅名孰與去  
蓋有以見躄躅之孚於羸豕焉其曰不去懼有後  
悔意已瞭也

兩章  
可謂  
百世  
法

漢宣帝次子淮陽憲王欽母張婕妤好最幸而憲王壯  
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  
儒術上數嗟嘆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  
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毒死太子早失其母故弗忍  
久之上以常賢子玄成嘗讓爵於兄經明行高乃  
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詎

由是太子遂安。齊高帝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潔簡也。兩事皆擇人教子弟，使夫恬讓敦競，簡潔敦奢，皆因其所闕，而儀以其賢，使之潛消默化，不言而喻，可謂百世法。

丙吉丙吉為相，廓大納人，過馭吏嗜酒，數通蕩，嘗醉嘔丞相車。吉藏之，不欲以醉飽之失去吏，良是然。謂公府不案吏，使表則之地，橐姦數惡，殆於不可。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事，既蒙賞，過嘗出，適見驛騎馳。

黃霸傳霸自潁川徵爲太子太傅。遂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而予攷霸初自潁川。已有詔召丞相御史問吉。因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被譙讓。而吉見譴憂遑。思職。予謂吉長者。何不白上。以其實乎。使帝知吉之對。馭吏力也。則分過於御史矣。

黃霸

材長

治

民

黃霸傳霸自潁川徵爲太子太傅。遂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而予攷霸初自潁

川徵守京兆尹。後復自京兆尹貶秩歸。潁川張敞傳云。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由此觀之。則霸之功名損於治郡時。不待爲相矣。

王褒  
不終  
王褒承詔作聖主得賢臣頌詞。肯休美末乃啗彭祖而陋喬松。頗箴人主務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爲上使祀金馬碧鷄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儒專  
門談  
經

君子  
謂數  
公之  
教為  
遠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嗤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  
頤。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器乎。至  
於桓榮之陳車。戴憑之重席。誇榮博勝。舉不足尚  
也。

漢匡衡罷秦中之祠於南山

秦中秦二世

王朗廢始

皇之配食於禹廟。晉溫嶠去王敦之像於武昌。北

魏蘭根廢董卓之祠於常山。唐薛伯高斥毀有鼻

之祠於道州。狄仁傑檄毀項羽之廟於會稽。高適

議焚董卓之廟於狄宋。劉隨請毀王欽若之像於

茅山王質孫瑜先後撤去吳元濟之祠於蔡程大  
中投歐希范之神於龔州劉頌去英布吳芮之廟  
於桂陽晦菴移去秦檜之祠於溫申屠子迪撤毀  
曹操之廟於夷陵近世林俊斥毀公孫述之祠於  
夔下關天下之惡一也詎古今異也何馨香之氣  
而用於昏暴之鬼哉君子謂數公之教於是乎遠  
矣柳子曰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  
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  
人乎又曰以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



譏削之。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說乎。彼而戒乎此者也。

神羞  
非分  
之祭

傳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夫聰明故惠。逆必焯焉。正直故祥。咎必斷焉。一故聰明者弗眩。而正直者勿遷焉。今也德涼而祀豐。雖躋蹠可使受祿。道直而禮簡。雖回參不免罹殃。則是憑喜怒而作威福。昧善惡而鼓妖祥。竊天工以欺蕩。盜帝權以私飲。食也。靈場之鬼而且羞之。猶况神乎。

劉向上封事曰。孔子與季孟償仕於魯。季斯與叔孫

俱宦於秦。定公始。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  
故以大亂叔孫。注謂叔孫通也。按通傳通以文學。  
待詔博士。諂事二世。至盜賊徧山東。二世不得聞。  
秦竟以亡。通反獲賞。拜爲博士。後秦亡。通降楚事。  
項梁。又事懷王。事項王。又降漢。魯兩生曰。公所事。  
者。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秦何嘗消叔孫。亦何預。  
李斯事乎。且通之邪佞。李斯不爲。迺至與斯分邪。  
正角消長。儼諸孔子。向可謂繆論矣。

班史稱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八臣大罪也。孔光  
不忠不直以儉回巧佞成性所言豈復切主過光  
正欲自益其讒諂耳。觀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  
傳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  
草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  
如是猶有人心。宜其不令草見於天下後世也。

杜欽谷永俱爲王鳳死客。谷嘗上疏方今四夷賓服  
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尉佗呂嘉之難。諸侯制  
於漢吏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整互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黃霧之異。宜益納天子婦人以解謝上帝譴怒。而欽於日食地震。應詔上對。亦言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始於後宮。及永既自陳忠苦。而欽亦自嗟愚戇。何其納誕貢欺。不謀同聲也哉。然欽猶能以穰侯武安戒王氏。而永直阿以申伯永因緣王氏。致位九卿。而欽以不仕終。則永尤爲諂首。欽要爲猶有人心。永醜然而人面也哉。

奸賊  
而其  
女皆  
立節  
皎然

漢平帝后王莽女也。莽既篡，降爲安定公太后。嘗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更號爲王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不復敢強也。後亂兵放火燒及掖庭，承明王皇室主所居。王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曹操嘗進三女，憲節華爲漢建安帝夫人，後並拜爲貴人。伏后弒，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廼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

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魏以后爲山陽公。夫人後四十一年薨於禪陵。合葬焉。隋高祖楊堅亦以女爲周廢帝后。堅遂輔政。后初亦喜之。後知其父有異圖。頗不平。形於顏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甚愧之。廢帝爲介公。改后號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誓不許。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王禪。奉爲讓皇。璉讓皇長子也。納昇第四女爲妃。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未幾卒。永康終身編素。斥去容飾。不如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甚

董血自稱未亡人居延和宮中。年二十四。無疾而  
亡。四父者。天下之大姦賊也。而其女於國家廢興  
之際。皆立節皎然如此。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  
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鮪不如盜也。陳仲史。鮪  
猶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克其  
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  
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日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  
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

也。敢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得失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褚淵馮道。豈妄受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楊雄文毋之誅。其崇侈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曰固莽之命也。曰楚無龔齊無薛乎。夫此三子也。一唾涕不妄委之土。而況鼠坵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蓋與莽處者夙矣。莽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毋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



陳咸  
漢臘

抑投閣不足以死乎

漢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卽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晉陶潛自宋室之篡，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二姓，投劾而歸，以躬耕自給。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咸存漢臘，潛書晉年，義存本朝，身全異代，可謂忠知。

百人  
交誼  
不輕

矣

侯霸欲與王丹友。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後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縗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難矣。古人欲全交，故慎重擇交如此。且旣交之後，上卽以子弟之禮致隆其親，下以父兄之道安誦其子，於以效

古人交誼不輕而重也

漢士  
本主

後漢鄭弘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劉陶遷尚書。以所舉主爲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詔拜侍中。漢士取之。辟舉其尊隆。舉主如此。其後至有解官行服者。光武二十八年。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饑。尼

師友  
問趣  
何如

二子  
卓於  
樹立

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噉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及爲太常，元卿嘆曰：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以稽古也而誇其所賜，學也而嘆其爲利，榮師友間趣向如此。

趙岐馬融姪婿，鄙融之豪，不與相見。盧植少師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而植侍講經年，目不忤觀。二子所樹立卓矣。夫白也，涅於緇而自白，其岐乎？青也，出於藍而愈青，其植乎？又曰：觀馬融高堂麗帳，庭列女樂，固當爲梁竦執筆。夫其

元百  
重玄  
意以  
通計

柔腸暖腹。幾女子能挫之。而況威武哉。觀子幹之  
目不忤視。固知其廷抗董卓之議。排戈刃。越戕折  
而不辭也。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  
於是殺羿。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旣盡衛之術。計  
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此弟子之  
甚其師者。後漢鄭玄爲馬融高弟。嘗筭渾天不合。  
召玄一筭決之。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  
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履。融果勅追之。旣而

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此又師之慕其弟子者。然考玄本傳。玄西入關。事  
馬融。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得召見。  
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觀元吝重玄。屬以吾道。計必無追殺事。

東漢梁商女爲順帝后。拜大將軍。京師翕然稱爲良  
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予貧餒。而性慎  
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爲  
交友。論曰。寒泥之相昇也。蓋行媚於內。而施賂於

外伯夏近是乎。或曰彼與粟以濟天子之民而曷  
靳焉。曰非也。昔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飧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  
曰魯君有民而子奚私愛焉。夫以一縣令。無可以  
疑君之勢。爲君牧民而愛之。猶嘆其與君爭此民  
也。況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饒  
以天子之廩哉。不然。彼田成氏之於齊。私大斗斛  
區釜。以出貨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牽。懸曰民者。不

以人  
目  
不知

聞不生也。彼謂非以蠱賊其君。而以狐惑其民也。  
漢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刑德合於乾位。因引  
易經龍戰于野之文。而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  
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穆嘗併薦种暉。巴於是  
暉巴與穆皆得擢用。北齊源師嘗攝祠部。屬孟夏。  
以龍見請雩。時高那肱爲相。大驚。謂真龍出見。問  
龍所在。師答以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  
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高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  
知星宿。一豎皆穹位將相。而龕鄙不學。廼若此。唐



戶部侍郎蕭炁嘗與嚴挺之談稱丞嘗伏臘乃爲  
伏獵挺之以白宰相張九齡出之謂省中豈容有  
伏獵侍郎然炁李林甫所引林甫嘗走書賀太常  
姜度誕子稱弄璋爲弄麀又聞閔選人嚴迥判語  
讀秋杜爲杖杜兩人皆龕夫目不知書而狡佞氣  
五合牽連進用資千古好事者之謔笑吁國事矣復  
賴焉金內族合周爲叅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  
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  
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京城目

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元兵圍汴。司諫陳  
岢屢上封事。切中時病。副樞赤盞合喜大怒。召入  
省。呼其名責之曰。子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  
敵。我當世與若爲奴。荒夷旦夕亡國。辱主錯亂用  
人。又奚怪也。

王成  
宋

家

漢李固死於梁冀之難。其女文姬。豫藏其弟燮。告父  
門生王成。委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廼將燮乘江  
東。入徐州界內。燮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妻  
燮以其女。後梁冀誅燮。始還鄉里。陳竇之戮也。蕃

友人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聘娶焉。翟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夫市儈然棄賤而背死。何足道哉。至於艱以全人之孤者。不逾賢乎。杵臼嬰無專美矣。南史宋袁

粲既死。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即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即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矣。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甕狗。戲如平生。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事頗涉怪。然人窮歸我。恃與有先君之義焉。而乘而殺之。因以爲已利。雖犬寧食其餘。而甕也。區區猶不忘異日之恩。其以

讐人之肉。汗其牙。吻夫。夫亦仁義已哉。

陳仲弓之吊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予以

爲易曰見之而可者。謂彼來而我見之。蓋孔子之

見陽貨是也。若仲弓之吊張讓。斯往見之也。或曰

見之而不可。然則禮亡交際與。曰斯亦有解也。讓

於太丘同郡也。於其昔也。若知死者吊死者。知生

者問生者。斯何過乎。惟無夙昔。而一日爲無從之

涕。則佞之以不誠之衷。納之以無因之交。踰情損

節。於是乎不可。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梁冀有女

陳仲  
弓吊  
張讓

丙孝  
蕙曾  
義士

死而喬不往會喪。則如之何。曰禮殤者不吊。何介  
喪之有。雖然。與冀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唁而  
問之。其可也。

中常侍侯覽怨史弼。遂詐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  
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澗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挫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  
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毒。其甘如  
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  
邵。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屈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閔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玉。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兩孝廉皆義士。而瑜能以道輔志者。經也。邵能以術濟其身者。權也。

字蒙

相曄傳。曄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曄父鸞卒。姑

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

三子  
不過  
其姊  
之食

伎若此。予按此桓文林貞非伎也。太史公謂汲長孺與周陽由同爲伎。皆此失也。史家一字爲褒貶。豈可苟哉。

漢太原赦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嘗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范丹嘗過其姊。設食。食畢。乃留錢而去。姊家追送與之。不受。錢委於路。沐並者袁紹父子。時爲名吏。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三子之於天性。其蔑矣乎。夫不過其姊之食者。姊亦不得而食於彼矣。推此而父



子兄弟皆途人也

穆不  
得獨  
為君  
子

後漢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猪人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迺取貴直。買者言買賣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予謂此穆終當不受錢。買者固宜取贏錢去。因以成穆之美。然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爲君子也。梁明山賓家甚貧困。嘗負所乘車牛。旣售受

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復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宋曾叔卿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貨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灾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穆也。然買者遽邀其直去。甚率。豈無感於二君乎。又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北史皇甫亮所  
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  
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卽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  
後周孟信家貧。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以供薪米。  
契券訖。信適從外來。方知其賣。因告買者曰。此牛  
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買者嗟  
異。苦請不得。宋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  
可馭。蹄齧傷人多矣。一旦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  
詰圍人。廼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

四

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建昌南城陳策者。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狙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卽磨破騾背。以術買之。旣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兀兀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曰。向見君帑之有。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用以

范舟  
不受  
貴麥

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公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賓叔卿售於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更善。然數君或取其贏，而二君乃不幸當其乏，不得已而售。之人欲者予之，姑取其直之當，固亦君子之事也。

袁崧漢書，范舟去官，嘗使兒拮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取。舟爲廉，不欲取人一斛麥，可也。廼欲人并取已五斛，何爲善之不兼也。

德操  
與  
市名

司馬德操有人臨饗求旅箔德操自棄其筴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德操行高矣乃余謂誠心直道則或人之語爲然又嘗有人妄認其猪德操便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見還叩頭自責德操又厚謝之初亡猪者從德操追猪非必得猪也德操爲詞其不然則舍然反矣世有攘亡司馬徽哉夫迨而就與之弄人於過而市爲名挾眇而賈

望儒  
欲以  
孝經  
靖賊

奢吾不之許也

京州刺史宋臬患多寇叛。謂長史蓋勳曰。京州寡學  
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勳諫曰。  
昔太公封齊。崔杼弑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二國  
豈乏學者。今不急靖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結怨  
一州。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  
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刺史以孝經諭俗。無切於  
弭亂。亦足以化誘來者。不便爲不可也。向栩爲侍  
中。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

四君  
劉情  
義

兵但遣將於河上。比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豎儒  
乃欲以孝經滅賊。是何物語。

後漢劉平弟仲爲賊所殺。平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  
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  
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三國魏夏侯淵時  
大亂。饑乏。淵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張範子陵。及  
範弟承子戡。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  
以陵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  
其子。然吾憐戡之小。請以陵易之。義而悉還之。



元劉廷讓至順初。北方起兵。廷讓挈家山中。幼弟方乳。母王氏寘於懷。兵急。廷讓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當急難時。寧棄其子而活弟。及活亡弟之子。或弟之女。蓋割情舉義。不獨鄧伯道也。然伯道則甚焉者耳。

蔡邕無子

漢書蔡邕無子。一女琰。初嫁河東衛仲道。沒於匈奴。曹操憐邕無嗣。以金帛贖歸。更嫁董祀。今按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邕女不獨琰也。傳稱祜母甚賢。祜前母孔融女。生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高階。

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祭。而承竟死。祐後討吳有功。當封進爵土。以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邕當有子耶。蔡克別傳亦稱克祖睦。蔡邕孫。

蔡邕題曹娥碑後八字。世說以爲楊修解。異苑以爲禰衡解。謂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乃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意解之。更荒唐矣。攷史曹操平生不遇江。兩說並虛。

金瓶梅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

金瓶梅子中篇卷之二十四